



风雪里的连环画

○ 周 丹

有这么大的、全彩的连环画，而且故事很精彩。

哈努曼是一只红棕色的猴子，面目英武，本领高强，腾跃于火焰与群山之间，身后是宝塔与热带雨林。这只猴子具有一种陌生的、浓烈的异域风情，瞬间俘获了我幼小的心。我开始以为他是孙悟空，是齐天大圣，也会七十二变，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只猴子是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中的神猴，是风神的孩子，拥有四张脸和八只手，也会腾云驾雾和变幻。而我们的悟空，是天生地养，无法无天，闹龙宫、闹地府、闹天官，其英勇之中总透着一股泼天的叛逆与顽皮；而哈努曼的故事，则少了几分戏谑，多了几分庄重。

我沉浸在哈努曼的世界里无法自拔，直到父亲喊我离开。

我眼巴巴地望着父亲，希望父亲买下这套书。父亲翻到封底，看了看价钱，低声说：“太贵了，下回吧。”

“下回”二字，在我听来，是没有一丝可能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强忍住泪水。风似乎更冷了，前杠的木座也硌得屁股生疼。我一言不发。到了家，母亲迎上来，见我神色不对，问了几句。这一问，便找到了决堤的口，我放声大哭，倒在地上，任凭怎么劝，只是不肯起来。那套色彩斑斓的连环画，此时此刻，已经成了世上最紧要的东西。

模糊中，我看见父亲站在门口，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。他转身，对母亲低

声说了一句：“算了，由他吧。”我还在想父亲是什么意思，只见他又推起了那辆自行车，对我说：“走吧。”

天已有点黑了，风更大了，呜呜地响，像旷野里饿兽的嘶吼。父亲用力地蹬着车，我能听见他粗重的喘息声，一起一伏。冷风中，我忍不住地发抖，便把脸紧紧贴在父亲的后背上。他的棉袄外面是冰凉的，可我能感到他身体散出的热气。我没有说话，心里那团委屈的火，早已被这呼啸的风吹凉了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一种懂得的、沉甸甸的不安。

再一次从那书店出来时，那套书已然在我怀里了。我把它抱得紧紧的，生怕它丢了。回去的路上，父亲依旧沉默着，只是喘息声更重了些。我看向父亲，天上此时零星地飘下雪来，落在父亲的帽子上，落在他的肩头，像一只只跳动的小精灵，莹莹地泛着光。

如今，那套《神猴哈努曼》，和其他的小人书一起被我收藏起来。书里的故事，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新奇的了。我心里明白，我放不下的，不是这套书，而是在寒冷的冬天里，一个父亲对儿子无限的宠爱与纵容；是那十几公里雪路上，父亲沉默而沉重的喘息；是幼小的我，紧紧依偎着的一个厚实而宽大的后背。

现在，父亲已老去，身躯佝偻，白发稀疏。可那个冬夜，那一路的风声，那怀抱里的期盼，却仿佛被这小小的册子封存起来，历三十余年风雪，不损分毫。

○ 于春林

窗外天寒地冻，万物萧瑟，我家的阳台间却正绿意盎然，郁郁葱葱，透出浓浓的春天气息。

早在入冬之前，妻子就跟我商量，想把种植在阳台间里的芹菜、青椒、韭菜收割了，换上新土，改种些抗寒的蔬菜。可种什么呢？阳台间毕竟比室内冷，再种那些娇嫩的菜，只怕长不好；可若就此闲置，又实在可惜。虽只是小小一方阳台，却也是我们家的一块地、一片天，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劳作的愉悦，更是情感的寄托，颇有几分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闲趣。尤其在这萧索的冬天，哪怕只是一点绿，也足以让人心生暖意。于是，我们一直琢磨着该种点什么。

一天早晨，妻子在楼道走廊里收拾储藏的生活用品，发现袋子里的一些干大葱要腐烂了。这些大葱是老家亲戚给我们特意拿来的，我们一时疏忽竟然给忘记了。扔了着实有些可惜，她便把外层凌乱的葱皮剥去，将还能用的部分栽进了阳台间的泡沫箱里。这里的温度对大葱正合适，浇上些水，便任其生长。

腊月一到就有了年味，人们也纷纷忙碌起来，打扫家里的卫生，装饰室内，准备年货，迎接新年，谁也没再想起阳台间里那几箱大葱。

一日，我看书之余闲来无事，就在客厅里转悠，不知不觉走到阳台门边。我把脸凑近玻璃门朝外望——谁知竟收获了一个惊喜：几个泡沫箱里的大葱，齐齐探出了尖尖的绿芽，嫩生生、水灵灵的，长得正精神。我赶忙喊妻子过来看。她细细端详了一会儿，脸上慢慢浮起笑意。“长得真不错，”她说，“过两天炸点鸡蛋酱，煮锅高粱米水饭，咱们就吃大葱蘸酱。”我一听便来了兴致：“好啊！这可是久违的滋味，想想就开胃。”

我再次望向那几箱葱绿，越看越觉得生机勃勃。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家乡人向来爱葱，它是厨房里的座上客，每一道菜都少不了用它炆锅提味。眼前这些葱，够我们吃上好一阵了。而它的意义又不止于此——在这小小的阳台间里，它们妥妥地撑起了一片田园风情。这般烟火气，最是怡心，也最是慰情。

郁郁青青，葱意正浓。春的气息，原来早已悄悄蔓延在这一隅之中。

老婆的新年账单

○ 聂 难

离新春还有十来天，老婆的手机备忘录已被翻来覆去点开无数次了。那是她的老习惯，每年一进腊月，就开始扒拉着算账，活像个精打细算的小掌柜。

我凑过去瞅了一眼，屏幕上哪是什么正经账单，全是零零碎碎的大白话，连个分类都没有：腊月二十三，给公婆买保暖内衣，要加厚的，老人怕冷；腊月二十五买年货，瓜子花生各二斤，小宝爱吃的奶糖多囤点，备整两箱橙子，走亲戚拎着好看；除夕年夜饭，猪蹄要炖软烂，鲈鱼得挑鲜活的，别忘了买婆婆想吃的糖年糕；大年初一给压岁钱，侄子侄女各六百，小宝八百，不能厚此薄彼；年后带爸妈体检，预算三千，这个钱不能省；家里净水器滤芯该换了，记着找之前那家店；老公的棉鞋磨破了后跟，买双防滑的，别买太贵的……

划到最底下，一行小字挤在角落，看得我鼻子一酸：给自己买支护手霜，要滋润款，别超五十块。

这大概是整份账单里，唯一实打实为她自己写的。年底这阵子，她简直脚不沾地，擦窗户、洗窗帘、腌腊肉，一双手上裂了好几道小口子，碰着凉水就疼得吸气。我催她买支护手霜，她总说“凑活凑活就过年了”，转头却把我们每个人的喜好记得门儿清。

老婆的账本，打从结婚起就没断过。刚结婚那几年，日子紧巴，她用的是个小本子，红皮的，上面记着房租水电，记着我爱吃的红烧肉多少钱一斤，记着给小宝买

奶粉的开销。本子里还夹着超市的优惠券，都被她抚得平平整整。后来日子宽裕了，她换成了手机备忘录，可那股精打细算的劲儿，半点没变。

“瞅啥呢？过来搭把手，把这筐白菜搬阳台去。”她头也没抬，继续打着字，补充着遗漏的条目。

我走过去，看见她在“体检”那项后面标记了个五角星，旁边写着：提前预约，省得排队。又在“棉鞋”那栏加了句：要加绒且防滑的，老公上班路远天冷，别冻着也别滑倒。

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夜里，我起来喝水，看见她趴在书桌前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来划去。她一会儿点开保暖内衣的链接，仔细对比尺码和评价；一会儿又翻到棉鞋的页面，反复看买家晒出的实物照片。我问她怎么还不睡，她揉着眼睛说：“年底快递慢，早点买，省得过年时耽误用。”

她的账单里，还藏着不少“隐形账”。比如“给楼下王阿姨送点腊肉”，因为王阿姨帮我们收过好几次快递；“给女儿班主任写贺卡”，感谢老师这一年的照顾；“留五百块应急”，怕过年谁家有个急事用钱……这些没法用数字算清的人情往来，她都一笔一笔记在心里，落在行动上。

傍晚的时候，窗外飘起了小雨。老婆把手机揣进兜里，开始收拾刚买回来的年货。她把坚果礼盒码得整整齐齐，贴上写着“送老妈”“送哥嫂”的便签；

把奶糖塞进小宝的零食柜，又特意留出几包，说要分给邻居家的小孩。她忙前忙后，额头上渗着细汗，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。

我看着她的身影，忽然就懂了。这哪里是什么账单啊，这是她把日子过好的心思，是对这个家沉甸甸的爱。那些柴米油盐的琐碎，那些人情往来的盘算，不是负担，是她眼里的烟火气，是她心里的踏实劲儿。她从来不说什么“我爱你”，却把爱藏在了一件件小事里，藏在了这一页页的账单里。

夜色渐浓，厨房里飘出了炖排骨的香味。老婆靠在沙发上，又点开了备忘录，手指轻轻点着屏幕，大概是在琢磨还有啥没买。我走过去，从身后抱住她，她回头冲我笑，眼角的细纹里，漾着温柔。

“别算了，缺啥咱明天再买。”我贴着她的耳边说。

“那哪行，过年就得样样齐全。”她嘴上说着，手里却把手机关了屏，“走，尝尝排骨炖得烂不烂。”
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屋里的灯光暖融融的。那份藏在手机里的新年账单，就像冬日里的一盆炭火，把日子烘得热乎乎、暖洋洋的。

